

第一章 男人不能隨便檢

時近黃昏，太陽隱入群山，微風拂過，雲皎打了個寒戰，迷茫地睜開眼。

落日餘暉打在臉上，晃得雲皎瞇著眼，她抬手擋在眼前，被手上觸目驚心的痕跡嚇了一跳。

手腕上滿是密密麻麻的傷口，靠內側的嬌嫩肌膚磨破了一大塊皮，像是被粗麻繩綁過，雲皎看著兩隻手都是同樣的痕跡，細小傷口已經結痂，破皮的地方有些紅腫，一動就火辣辣的疼。

雲皎覺得自己是在作夢，可手腕上的疼痛卻提醒著她，這不可能是作夢。

她坐在地上，身上衣裳又糙又髒，身前還印著大大一個的「囚」字，腳上是一雙開口笑的布鞋，雲皎扒拉著檢查身上，沒傷，只是腳底磨破了。

雲皎腦中有一些陌生的記憶，對自己處境隱隱有了猜測，看到身旁有個包得嚴實的小布包，像要證實什麼一般，她連忙拆開，布包裡是三個大餅。

她穿書了，穿進自己不久前看過的那本書，成了流放文裡的對照組，一個和她同名同姓的女配。

女主是穿越末世女，醒來就在流放路上，看見官差要姦污小姑娘，一招將其斃命，救下小姑娘，搶了糧車，帶領被流放的老弱婦孺往西南逃命，開荒建城，在煙瘴之地建起一座避難所，是所有人心中的英雄。

原主是土著女，母親早逝，父親戍守邊關常年不在家，兄弟三人早已分家，祖母隨大伯住，小叔外放做官，父親這一房家中沒主事的，便一直將她養在外祖家。外祖母疼愛女兒，又憐惜她母親早逝，對她偏心疼愛至極，含在嘴裡怕化了，捧在手裡怕摔了，兩位叔伯疼惜侄女亦是對她極盡寵愛，比之外祖母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
然而一朝突變，瑞王登基，原主父親戰死，外祖因站隊太子被牽連入獄，外祖母年齡大了，驚聞噩耗，一病不起，沒幾日就去了，其餘家眷皆被流放。

原主仗著外祖母偏心她，平日裡在府中沒少作威作福，極不討人喜歡，本是一大家子流放一處互相有個照應，她卻被官差押解流放到最偏遠環境最惡劣的遜州。原主嬌弱柔美，幹啥啥不行，脾氣卻不小，腳走疼了跟不上大部隊就鬧著要坐糧車。糧車只有一輛，堆滿了糧食和一路上挖的野菜，沒地給人坐，腿瘸的跛腳的都是自己走路，她要坐女主自然不答應。

鬧了個沒臉，原主哭哭啼啼破罐子破摔不走了，誰也勸不動，女主不願耽擱太久，給她分了三個大餅，帶著眾人先行趕路。

原主拿著三個大餅和女主分道揚鑣，另謀生路，最後被騙情騙色，窮困潦倒，餓死在巷子裡。

雲皎捧著三個大餅，環顧四周，前不著村，後不著店，只有一眼望不見盡頭連綿群山，以及坑坑窪窪蜿蜒向前的土路。

三月的天晚風吹在身上涼幽幽的，雲皎身上就一件單薄的囚衣，她把大餅包好抱在懷裡，告訴自己不要慌。

天快黑了，夜裡野外不安全，她得找個地方生火。

雲皎站起來，腳底疼得厲害，她咬牙往前走，一路撿樹枝抱著，趕在天黑之前找了個避風的山坳。

原主身上有打火石，雲皎沒用過，折騰了許久才生起火，火光躍動，溫暖又安心。四周黑漆漆的，潛藏著未知的危險，雲皎又撿了許多樹枝，確保火堆能燒到次日天明。

雲皎腳疼得厲害，便藉著火光看傷處。

腳底磨破了皮又每日趕路未曾休養過，情況比較慘烈，水泡磨破，翻起一塊皮，露出粉紅的嫩肉，幸運的是沒有感染，為防萬一，明天得找點清熱解毒的草藥熏洗或外敷。

肚子餓得咕咕叫，雲皎拿出一個大餅，餅比她臉還大兩圈，一口咬下去硬邦邦的，嚼得腮幫子疼，雲皎卻不在乎，只要能填飽肚子就行。

雲皎捧著大餅，眉眼低垂，淚珠斷線似的落在大餅上，忍不住哽咽抽泣，抱著膝蓋蜷成一團。

身前火堆燃燒，明亮的火光印在雲皎髒兮兮的臉上，照著她通紅濕潤的眼。

她搞不懂自己怎麼就穿書了。她放暑假陪爺爺進山收購藥材，累了一天上床倒頭就睡，被凍醒睜開眼就到了陌生的時空。

雲皎不敢想，爺爺爸爸媽還有小妹知道她的死訊會有多難受……只希望有小妹在能給他們留下點慰藉。

爸爸不是學中醫的料，爺爺把希望放在她身上，教她讀醫書學中醫，大學她考的是中醫系，她沒了，爺爺的衣鉢怎麼辦？

小妹讓她進山記得帶土特產回去，她食言了……

雲皎擦了擦眼淚，把大餅包好，放在觸手可及的地方，又往火堆裡添了幾根柴，守著火堆不敢閉眼，直到天明。

雲皎想了一夜，認清了現實，既來之則安之，即便父母看不到，她也要好好活著。女主殺官差搶糧車逃跑，必然有官差會追上來，被抓到就是死路一條，她不能走回頭路，周圍是草叢灌木以及密林，指不定有什麼猛獸，雲皎不想冒險，犧牲自己給牠們填飽肚子。

她只能往前走，和女主一樣選擇去逃州。

雲皎啃了幾口大餅，吃了個半飽，把火滅了，餘燼掃進草叢裡毀屍滅跡，踏上前往逃州的土路。

土路坑坑窪窪，雲皎腳底疼得厲害，索性撿了根長短粗細適宜的木棍拄著，權當做拐棍，一瘸一拐往前走。

清晨的風涼颼颼的，習慣了腳底的疼痛，走快了也不覺得熱，日頭漸高，雲皎走走停停，只覺得口乾舌燥。

她想喝水，可走了一路也沒瞧見水源，湖泊溪流就不說了，她連個水窪都沒瞧見。

日頭正盛，雲皎走了一上午，在樹蔭下歇腳，肚子已經餓得前胸貼後背，她卻不太想啃大餅，大餅太乾了。

在原主記憶裡，官道旁每隔一段距離就有一口井可以取水。

雲皎打起精神，摸了摸嚥裡咕嚕叫的肚子，只能生無可戀捧著大餅啃了幾口，勉強墊了墊肚子，起來接著走。

路上有明顯的車轍印，是女主一行人留下的，雲皎不由憂心起身後的追兵，書裡女主把押送的官差都殺了，屍體被經過的樵夫發現，報官追查，女主還沒到遜州官差就追上了，幸虧女主機警外加地形複雜才能反殺。

也不知現在樵夫有沒有發現屍體，官差是否追來了？

她沒女主的身手，前往遜州的官道就這一條，又荒又偏，沿路連村子都沒一個，想假裝村民都不行。

她落在後面，官差肯定會先追上她，先遭殃的也是她。

周圍是草叢灌木和密林，能暫時躲一躲，可這不是長久之計，草叢裡指不定有什麼毒蟲蛇蟻，密林裡又有猛獸，她還是得走快點。

雲皎加快步伐，順便留意路邊有沒有能用上的草藥，能吃的野菜野果，她手裡就三個大餅……不，她已經吃了半個，就兩個半的大餅，之後的路上哪夠吃。

幸而春日的三月野菜極多，路邊隨處可見，雲皎挖了些婆婆丁，婆婆丁焯水涼拌味道不錯，還能入藥，恰好可以煎煮後熏洗手腕腳底的傷口。

雲皎多挖了些，扯了根藤蔓纏住提著，起身時發現前面有幾株山泡兒，紅彤彤的掛在枝椆上，令人垂涎欲滴。

山泡兒爺爺摘給她吃過，味道香甜，鮮嫩多汁，雲皎舔了舔缺水乾裂的唇，眼睛一亮。

雲皎不敢貿然踏入草叢，先用棍子敲打探路，小心翼翼走近，摘了一顆又大又紅的隨便擦擦塞進嘴裡。

酸甜的汁液在嘴裡爆開，雲皎滿足地瞇起眼睛，只覺以往吃過的水果都沒這野果子好吃。

雲皎一連吃了十幾顆，解了渴才停下來。

一路走來也就見到這幾株山泡兒，雲皎不捨得吃了就走，解開裝大餅的布包，用葉子隔開，摘了許多山泡兒，把布包裝得鼓鼓囊囊。

若能找到水井最好，找不到水井這些山泡兒也夠她吃兩天了，暫時不必擔心渴了沒水喝。

日頭向西，雲皎不再耽擱，攏了攏布包，踏回土路，希望能在天黑前多趕些路。沒走多久，雲皎遠遠看見路邊有個微微冒頭的茅草棚子，原主記憶裡這個棚子意味著有水井！

雲皎心跳加速，不由加快步伐往那處趕去。

山泡兒解渴終歸不如水來得暢快，雲皎不那麼渴了，但仍然想喝水。

走了約莫半個時辰，繞過茂密的灌木叢，草棚子全貌落入雲皎眼中，破破爛爛搖搖欲墜，下面是一口方井，井邊堆著幾個破碗破瓦罐。

雲皎見沒人，不再猶豫，抱著布包小跑過去，往井裡瞧，井水清澈，井口散著涼意，雲皎放下布包打一桶水上來，雙手捧著喝了好些。

解了渴意，雲皎喘了口氣，見太陽快落山了，環顧四周，發現不遠處山壁下有個

天然的凹陷，避風又避雨，雲皎挑那作為今晚落腳的地方。

有了昨晚過夜的經驗，雲皎撿足乾柴火，很快生了一堆火，又挑了幾塊方正的碎石堆在一起，搭起一個簡易的土灶。

雲皎挑了一個瓦罐洗乾淨，架上土灶，把婆婆丁放進去煮，瓦罐導熱慢，一時半會煮不好，她見天色還沒完全暗下來，便去打水備用。

水面映著她打結的頭髮以及髣兮兮的面龐，雲皎從沒這麼髣過，想捧水洗臉，手剛伸入水中卻驀地一僵。

身後灌木叢裡發出悉悉索索的聲音，雲皎扭頭看去，灌木在晃動。

什麼東西？

雲皎睜圓了雙眼，抓起擱置在一旁當拐杖的木棍橫在胸前，戒備地看著晃動之處。僵持許久，那處恢復安靜。

是走了還是在伺機而動？雲皎心中盤算，握緊木棍，撿起一塊石頭遠遠丟過去，又靜靜等了許久，見還是沒動靜，才大著膽子上前查看。

天色已經暗了，看不大清楚，只能看見翠綠的草有被壓塌的痕跡，且塌陷的範圍不小。雲皎心中一驚，怕是狼啊虎的，趕緊後退往火堆跑。

怎想才跑了幾步，雲皎腳腕卻被什麼東西抓住，重重摔在地上。

腳腕上的觸感溫熱，且力道極大，抓住她的是……人手？

雲皎顧不得疼痛，死命亂踢亂踹掙脫，爬起來跑開，待跑得足夠遠了才停下來回頭看。

絆她摔倒的果然是個人，那人躺在地上一動不動，了無生機。

她被對方抓過的腳腕褲腿上有血跡……那人可能是受傷了，抓她腳是為了向她求救。

可剛剛真的嚇壞她了，現在還心有餘悸。

「喂！」雲皎喊了一聲，聲音發顫，「你還活著嗎？」

對方沒有出聲。

雲皎抓著木棍，小心翼翼靠近，隔著約莫一丈遠，伸長手用木棍戳了戳地上的男人。

男人微微動了動，臉上出現痛苦的神色，氣若游絲，「活著……」

雲皎謹慎地往後退了幾步。

男人睜開眼，「我不害你，救——」話還沒說完就沒聲了。

路邊的男人不能隨便救，輕則虐身虐心，重則骨灰都給你揚了。

可男人似乎傷得很重，她不救他會死的。

雲皎抓著木棍陷入糾結，最後還是救死扶傷的心佔了上風，她自幼跟著爺爺學醫，醫者仁心，做不到見死不救。

她就當日行一善，做好事不留名，男人醒來前她就走。

雲皎幾步上前在男人身邊蹲下，摸索檢查。

男人傷得很重，左手肩關節脫位，腹部有一處穿透傷，出血嚴重，大腿上有一片擦傷，更多的天太暗看不清楚。

雲皎把男人放平，雙手握住他小臂，腳抵在他腋窩下，先替他復位肩關節，「咯噔」一聲關節復位，男人蒼白的臉扭曲了一瞬，卻沒有醒來。

雲皎呼出一口氣，扶他坐起來，雙手從他腋窩下穿過，拖著他往火堆邊走去。

男人沉得和豬一樣，雲皎費勁巴拉才把他拖到火堆邊，癱坐在地上喘氣，好一會才緩過來。

藉著火光，雲皎重新把男人檢查一遍，他臉上身上有許多細小的刮傷，像是被樹枝刮蹭，其餘的與她先前檢查的一樣。

男人朗目劍眉，即使臉上毫無血色也無損他的俊朗，他身著一襲玄衣，衣襟袖口繡有暗紋，腰封上還有金線，看著就非富即貴。

地上擺著一個牛皮水袋，一把匕首，一方射空的袖箭箭匣，都是雲皎從男人身上解下來的累贅。

雲皎看一眼男人，再看一眼地上匕首和箭匣，心情複雜。

理智告訴她這男人身分不一般，也許還會給她帶來危險，丟下他不管，任他自生自滅，自己趕路逃命才是正事。

可雲皎做不到眼睜睜看著一條鮮活的生命在她眼前消逝。

瓦罐裡傳出咕嚕咕嚕聲，婆婆丁已經煮好了，雲皎本來打算晚飯吃白水婆婆丁，煮婆婆丁的水用來洗腳，消毒腳底傷口，但現在她是用不上了。

雲皎摸索著解開男人腰封暗扣，把他上衣脫了，雪白的裡衣染成血紅，黏在傷口上，血腥又猙獰，她處理外傷的實戰經驗不多，是以十分專注謹慎。

腿上擦傷是在大腿外側，雲皎糾結了一下，用匕首割開褲子，一點點把陷在肉裡的石子挑出來，用婆婆丁煮的水沖洗傷口上的泥沙。

等雲皎替他處理好身上傷口，已經不知道過了多久。

艾草可以止血止痛，路邊就有，雲皎拔了幾棵處理乾淨，一部分給男人外敷，一部分放入瓦罐裡煎煮，等煎好了給他內服。

雲皎擦了擦額頭上的汗，把男人裡衣裁了，替他包紮傷口，固定好包紮的布條，雲皎幫他把外裳闔攏，虛脫地癱坐在地上。

盡人事聽天命。

古代沒有抗生素，也打不了破傷風，她已經做了她能做的，男人能不能活下去全看他自己的。

忙活了那麼久，現在停下來雲皎才感覺肚子餓得不行，白水婆婆丁已經冷了，她半點不嫌棄，只是沒有佐料壓著，婆婆丁口感苦澀，她填飽了肚子，嘴巴卻苦得不行。

吃了一把山泡兒，酸酸甜甜的汁水壓下嘴裡的苦味，雲皎才覺得自己終於活過來了。

男人躺在地上，臉色蒼白依舊，雲皎歎了口氣，忍痛分了半個大餅給他，把大餅掰得細碎，加水攪成糊糊，扶起男人上半身給他餵了一碗。

艾草煎水煎好了，雲皎又給男人餵了一碗艾草水，等完全折騰完已是月上中天，她累得不行，手指頭都不想動一下。

往火堆裡添了幾根柴，火燒得更旺了，雲皎坐在火堆邊，撐著下巴打瞌睡，腦袋一點一點的，似小雞啄米。

嵐州城，刺史府，張燈結綵，燈火通明。

沈西泉新官上任，宴請嵐州上下官員。

沈西泉身姿挺拔，身著一襲赤色官服，襯得他面如冠玉，他端著酒盞舉杯，「沈某初來乍到，若有不足，還望諸位多包含，沈某敬諸位一杯。」

「不敢不敢……」

「沈大人多慮了，下官仰仗您才是。」

「沈大人青年才俊，不過弱冠就已官拜刺史，下官佩服。」

「沈大人……」

席間其樂融融，奉承誇讚聲音不斷，沈西泉面上帶著笑意，不時謙虛應上兩句。

「大人，」宴客廳右側屏風後傳來一聲低喚，沈西泉望去，是他心腹沈福海，「大人，屬下有要事要稟。」

沈西泉拍了拍手，絲竹聲緩緩響起，舞姬魚貫而入，個個嬌豔動人。

「竟不知沈大人準備了這手……」

沈西泉道：「諸位大人請便，沈某失陪片刻。」

有幾個官員眼睛都看直了，「沈大人您忙去吧。」

沈西泉寒暄兩句，退出宴客廳，沈福海就在外候著，他沉聲問：「何事？」

沈福海目光掃過四周，附在沈西泉耳側低聲道：「沈十三傳訊，押送流放遼州犯人的五十名官差全部身死，犯人不知所蹤。」

「都死了？」沈西泉不大信，五十名官差押送三十六名犯人，還是一群曾在京城養尊處優的老弱婦孺，竟然會出事？

沈福海點頭道：「都死了，無一生還，且死狀極其慘烈，後腦杓全被開了個洞。」

沈西泉擰眉，銳利的目光看向沈福海，「怎麼回事？」

他不信一群老弱婦孺有這本事。

沈福海低下頭，後頸發涼，「沈十三還在查。」

「廢物。」沈西泉負手而立，聽著宴客廳內的調笑聲，眼中閃過一絲不耐，「命他儘快查明。」

「是。」

沈福海問：「大人，那群逃犯如何處置？」

義父本就沒想給他們留活路，偏生皇帝要裝仁善，恰巧藉此機會將他們都除去。

沈西泉道：「讓沈大帶人去送他們一程。」

「是。」沈福海退下。

沈西泉聽著宴客廳內靡靡之音，不再進去打擾大人們的雅興，轉身去了書房。

夜裡風大，吹得嗚嗚作響，雲皎挑的位置背風，又燒著火，倒是不冷，只是聲音聽著嚇人。

雲皎迷茫地睜開眼，見火小了又加了幾根柴，旁邊傳來幾聲微弱的囁語，雲皎朝男人望去，只見他原本慘白的臉變得通紅，額角還出了汗。

他發燒了。

感染發燒這可不是小事，雲皎瞞睡蟲都跑了，上前探他額頭，滾燙得嚇人。

雲皎手指蜷了蜷，拿包紮剩下的布條沾水擰乾敷在他額頭，不一會冰涼的布條就變得溫熱，沒多久雲皎就換了幾條。

她燒了罐水，用火堆餘熱溫著，擰布條反覆擦拭男人頸部腋下以及四肢，忙到天將明，男人身上滾燙的熱度終於降下去。

雲皎困倦得眼皮直打架，昨晚吃了一肚子草，現在肚子也餓了，雲皎打開布包，只剩下兩個大餅。

……得省著吃。

路邊有婆婆丁，雲皎打起精神去挖了些，去井邊處理乾淨，回來煮婆婆丁。

雲皎守著瓦罐，無比想念火鍋串串燒烤小龍蝦……就連她爸路走歪了開的藥膳館的藥膳也想念，想得都流口水了。

然而她眼前只有白水婆婆丁。

又吃了一頓草，雲皎一臉菜色，打了個哈欠，抱著膝蓋補眠。

第二章 太子侍衛要報恩

等她再醒來已經是大中午了，雲皎養足了精神，神清氣爽，腳底也不怎麼疼了，她站起來伸了個懶腰，回頭看男人還沒醒，臉蛋紅撲撲的，不知道是太陽曬的還是又發熱了。

雲皎試了試他額頭溫度，已經恢復正常。

沒發熱就好，也不枉她費力照料了半日。

天色已經不早，多留了半日時間，雲皎不想再耽擱，打算最後給男人換一次藥就啟程趕路。

雲皎在路邊扯了幾把艾草，處理好給男人換藥。

男人看著瘦，體格卻不差，恢復力也不錯，昨晚夜裡沒注意，現在青天朗日，能清楚看見男人上半身的肌肉，胸肌腹肌都很漂亮。

雲皎只摸過大體老師，沒摸過活人，有點好奇活人的腹部肌肉到底是什麼觸感。

她抬眸瞧了一眼，男人閉著眼，一時半會醒不來，好奇戰勝理智，雲皎伸出一根食指，輕輕戳了一下腹橫肌，是軟的，往下摁，彈性很好，指尖劃過白線，丈量腹直肌，摸索腹內斜肌和腹外斜肌，雲皎驚喜發現，男人腹前外側肌群和醫用教學人體模型差不多！

不知道後群是不是也一樣！

雲皎躍躍欲試，想把男人翻過來看一看，但男人腰間有傷，雲皎怕自己挪動他傷口會再次裂開，只得作罷。

雲皎可惜的歎了口氣，不捨地摸了摸離後肌群最近的腹外斜肌，手下觸感忽然變

得緊繃，雲皎手背一痛，手已被拍開。

一聲呵斥從頭頂傳來，「妳在做什麼！」

雲皎抬頭，男人臉色慍怒，攏緊了衣裳。

他怎麼這麼快就醒了？雲皎捂著手背，男人凶，她更凶，先發制人，「我做什麼，我給你換藥！」

換藥……蕭朔後知後覺意識到，他身上的傷已經處理好敷上藥。

蕭朔手勁大，雲皎手背通紅，救人忙活了一晚上沒得一句感謝的話就算了，還被凶，雲皎越想越氣。

「你凶什麼凶！我好心救你，照顧你一晚上，你還凶我。」雲皎想到她的大餅，更氣了，「你還吃我半個餅，我總共就兩個半……」

見小姑娘氣極了，髒兮兮的臉氣鼓鼓的，睜圓了一雙小鹿似的眼，神采鮮活，蕭朔意識到自己錯誤，「對不住……是在下誤會姑娘了，冒犯之處，望姑娘海涵。」

見蕭朔手肘撐地要坐起來，雲皎心中暗驚，連聲喝止他，「你別動！當心扯到傷口。」

要是傷口裂開，她一晚上的心血不就白費了？再處理包紮傷口豈不更浪費時間。雲皎臉色不大好看。

「多謝姑娘，救命之恩無以為報……姑娘有何難處，可與在下說，在下一定辦到。」

蕭朔看她一身囚衣，髒亂落魄，又出現在這荒郊野嶺，對她身分已經有了猜測。

瑞王登基，閹黨專權，太子黨羽入獄的入獄，砍頭的砍頭，流放的流放，眼前的姑娘可能就是被波及的人之一。

雲皎不指望他報恩，救他只為對得起自己良心。

「你還是快點養好傷吧。」雲皎從瓦罐裡倒出一碗藥，遞給蕭朔，「艾草煎的水，止血止疼。」

「多謝。」蕭朔仰頭飲下，將碗遞還給雲皎。

雲皎捧著碗，試探問：「你怎麼會受這麼重的傷？現在……安不安全？」

又是匕首又是袖箭，腰上還是利器傷，雲皎怕他會引來殺身之禍，她身後已經有一批追兵，不能再多一批了。

「安全。」蕭朔給雲皎吃了一顆定心丸，「我雖被追殺，但從那邊密林穿過來，早已將人擺脫。」

雲皎詫異，「被追殺？」

蕭朔頷首，「不瞞姑娘，我是太子殿下身邊的侍衛蕭北。殿下前往青夷巡視，皇上突然病逝，瑞王登基，派出殺手截殺殿下，我只得和殿下互換衣裳引開殺手，為殿下爭取一線生機。」

雲皎道：「你別擔心，太子殿下一定會沒事。」

太子是男主，和女主恩愛一生，怎麼可能有事。

蕭朔苦笑，「借姑娘吉言。」

雲皎暗暗打量他，他是太子的侍衛，太子是男主，太子身邊侍衛應該不是惡人，但雲皎不得不留個心眼。

他自報家門，雲皎卻沒告訴他姓名的打算，而是道：「我也不瞞你，我身後有追兵。」

這下輪到蕭朔吃驚了，「追兵？」

她一個小丫頭，身後怎麼會有追兵，就是從流放路上跑了也不見得會有兩個官差來追。

雲皎道：「是啊，路上有官差想姦污一位姑娘，然後跟我們起了衝突，官差死了，我們就逃了。」

「怎麼就妳一個人，其他人呢？」

雲皎頓了一下，不欲讓蕭朔知道她是孤身一人，「前面等我呢。」

蕭朔皺了皺眉，「你們打算去哪？」

雲皎如實相告，「逖州。」

「恰好我也要去，一起？」逖州偏遠，又是荒山野嶺的，危險不說，身後還有追兵，蕭朔怕雲皎沒了小命，他報恩都沒處報。

雲皎面露難色，「你的傷不宜奔波，需要靜養。」

「小傷，不妨事。」蕭朔滿不在乎，更重的傷他都受過。

「你流了那麼多血，怎麼會是小傷？你看看你的臉，白得像紙一樣，唇也沒有血色……」雲皎的眼神就像在看不聽話的病人，滿滿的不贊同，還想跟她一起去逖州，是不要命了？雲皎試圖說服他，「而且我身後有追兵，若是被追上，你同我一起豈不是白白送死？」

「不會。」追兵若是追上，他會護著她。

你說不會就不會？雲皎瞪著蕭朔，無可奈何，這人怎麼就那麼倔呢。

「你不是想報恩嗎？我現在就想提一個要求，行嗎？」雲皎選擇換個方式說服他，在蕭朔點頭後，她道：「你留在這休養。」

蕭朔皺眉，這算什麼報恩。

雲皎見他黑了臉，謹慎的後退幾步，蕭朔頓時反應過來，他嚇著她了，他在軍營裡習慣了，忘了眼前的是小姑娘。

蕭朔道：「我聽姑娘的，在這休養。」

他一身傷，強行跟著她對她來說也是拖累，待傷好些了再跟上也不遲。

這才對嘛，雲皎暗暗鬆了口氣，叮囑道：「你腿上、臉上的傷沒有大礙，隔兩日就好，腰上的傷需要靜養，五日左右能結痂，癢也不要撓，我給你採些藥，你記得及時換。左胳膊脫臼雖然已經復位但仍需要多注意，近半月不要亂動。」

蕭朔頷首，「我記住了。」

雲皎到周圍挖了幾把艾草，又挖了婆婆丁以及其他野菜，洗乾淨用葉子墊著放在蕭朔身旁，「艾草止血止疼，你可以煎服也可以外敷，婆婆丁、蕨菜這些都是可以吃的。」

「好，多謝姑娘。」

「我走了，有緣再會。」雲皎背上小布包，轉身就走。

蕭朔叫住她，「姑娘稍等，水袋和匕首妳拿去，前往逖州路途凶險，缺水短食，

姑娘帶上匕首防身。」

雲皎微怔，「給我了你怎麼辦？」

「我守著一口井，還怕沒吃沒喝？」蕭朔知道她有些怕他，將水袋和匕首直接扔給她，「我留下也無用，姑娘拿去吧。」

水袋和匕首落在腳邊，雲皎躊躇，看一眼蕭朔，又看一眼匕首和水袋。

蕭朔道：「姑娘不必擔心我，太子殿下擺脫追殺後定會命人來尋我。」

太子肯定不會出事，也不會置他不顧，雲皎撿起匕首和水袋握在手中，感激道：

「多謝。」

他行動不便，雲皎想了想，又給他撿了幾堆乾柴，至少能燒三個晚上，到時他傷雖沒好，但活動無礙，來去都隨他。

雲皎把水袋灌滿，盯著一旁放置的瓦罐，糾結得不行。她要不要帶個瓦罐上路啊？瓦罐大肚敞口，熬煮東西再好不過，唯一的缺點就是沉了點，帶著上路更添負累。可不帶吧雲皎清楚自己的能力，頂多挖點野菜充饑，不把瓦罐帶上，她怕自己連白水婆婆丁都吃不上，吃生的，那不真成吃草了？

雲皎反覆掂了掂瓦罐，約莫五斤重，不算太重，能拿，就是得多費點力。

帶上吧！雲皎下定決心，矮身把瓦罐洗乾淨，又挖了些婆婆丁和蕨菜洗乾淨放進瓦罐，把瓦罐裝滿。

她一手抱著瓦罐，一手拿著木棍，出發。

蕭朔坐起身，靠著身後山壁，看她逐漸遠去的背影，面對雲皎時還算和善的神色一變，臉色陰沉，眼底劃過寒芒。

皇兄前往青夷巡視，父皇突然病逝，他與皇兄返京，豈料一向平庸不起眼的瑞王蕭澤竟然和閹黨沈明遠勾結，率先登基稱帝，派出殺手截殺他與皇兄。

他換上皇兄的衣裳引開殺手，穿過樹林，雖擺脫追殺但也受了重傷，他躺在地上，本以為會就這麼死去，不想竟得搭救，逃出生天。

皇城回不去，他和皇兄分開時約定擺脫追殺後前往西南會合……不知皇兄是否擺脫追殺了，是否安全？

蕭朔捂著腰上傷口仰頭看天時，午時已過……他暫時不能劇烈活動，今天先休養半日，明日便出發。

燕京，皇城巍峨，殿堂樓閣雄偉壯觀，紅牆綠瓦相映成輝，肅穆莊嚴。

御林軍身著銀白盔甲，手握紅纓長槍，十步一崗，五步一哨，筆直的立在勤政殿外，守衛新帝的安危。

殿內，新帝蕭澤一襲黑金龍袍，靠在龍椅之上，撐著額角閉目養神。

忽然一陣輕微響動響起，蕭澤睜開眼，他五官溫潤，一如往常，只是不再畏縮平庸，鋒芒畢露，眼中滿是精明的算計。

他眼前跪著一個黑衣人，是他的死士首領玄默。

蕭澤淡聲問：「如何了？」

玄默道：「太子不知去向，六皇子身受重傷，許是時日無多。」

蕭澤眼睛微瞇，語氣危險，「你說什麼？」

玄默戰戰兢兢重複了一遍。

蕭澤臉色驀地一沉，一群廢物，沒用的東西！

蕭翊、蕭朔急著回京，帶的護衛並不多，一行二十餘人，三百名殺手，十倍於他們，竟然讓他們逃了？

蕭翊、蕭朔是橫在他心中的一根刺，他們兩兄弟不死，他心難安。

蕭翊是元后嫡子，出生便是太子，生來便得無上尊榮，自己與他同歲，卻是半點光彩也無。

太子自幼讀書便好，過目不忘，太傅時常稱讚太子，父皇眼中看到的只有太子，好不容易他騎射武功壓過太子，贏得父皇青睞，誇他若是從軍定能成為驍勇善戰的大將軍，他開心極了，可偏偏有個蕭朔後來居上，輕輕鬆鬆便奪去了父皇的注意。

文治武功，兩兄弟壓得他喘不過氣來。

蕭澤眉頭緊擰，「加派人手去找，朕生要見人死要見屍。」

玄默領命，「是！」

日頭西斜，蕭朔休養半日，終於能扶著山壁站起來，腰上的傷疼得厲害，但他受傷多了疼慣了，也能忍受。

蕭朔扶著山壁嘗試走動，並不會拉扯腰上傷口，他稍稍放心，只要傷口不會再撕裂就好。

腿上的傷不重卻駭人，走路時拉扯著，褲子摩挲著，一陣一陣的疼，但相比腰上的傷，這點疼痛對蕭朔來講並不算什麼。

蕭朔來回走動幾步，適應了會，扶著山壁剛要坐下休息，動作卻一頓。

他似乎聽見了噠噠噠的聲音，是馬蹄聲。

蕭朔手掌攤開貼在山壁上，聲音更加明顯，蕭朔回身望向土路，捂著腰上傷口緩緩走入路邊茂密的灌木林後。

沒隔多久便能清楚看見一人騎馬而來，來人面目平庸，一身黑色勁裝，看過就忘，但渾身肌肉賣張，想來功夫不弱。

蕭朔一眼便瞧出那是特意培養的死士。

就是不知他目標是誰，是他？還是那位小姑娘？不管是誰，蕭朔都不會讓他活著走出自己的視線。

蕭朔矮身撿起兩塊拳頭大小的石頭拋了拋，在人靠近時，兩塊石頭接連脫手而出，一塊砸向馬腿，一塊砸向落下馬的黑衣人。

馬兒突然趔趄倒下，黑衣人旋身下馬，一道破空聲朝他而來，他側身躲避，路邊灌木叢中卻顯出一道人影，疾速逼近他，在他反應過來時，一支尖銳的細棍已刺入他太陽穴。

黑衣人瞪大了眼，放大的瞳孔裡映著蕭朔冰冷的臉，高大的身軀緩緩倒下。腰間傷口撕裂，蕭朔捂著，血液從指縫湧了出來，他神色不變，蹲下在黑衣人身上摸索，搜出毒藥、解藥、傷藥、銀子、火摺子，又解下他腰間佩刀、水袋以及袖中匕首，全部放在自己身上。

黑衣人衣襟大開，左側胸膛紋了兩個小字，十三。

蕭朔眉頭微皺，抬起黑衣人一條腿，將人拖入樹叢後。

片刻後他從樹叢後出來，吹了三聲馬哨，受驚跑遠的馬兒噠噠噠跑了回來，蕭朔牽著韁繩將牠拴在路邊樹上，打水處理傷口。

他一隻手不方便行動，處理得很粗糙，擦乾淨湧出的血液後，直接將傷藥倒在了傷口上。

死士所用傷藥藥效極烈，藥粉接觸傷口的瞬間疼痛難忍，蕭朔額間冒出大片冷汗，咬緊了牙關，脖頸青筋迸出。

疼痛過去，傷口似乎也不疼了，蕭朔草草包紮完，把水袋灌滿水，騎上馬兒。

耽擱了一上午，雲皎沒有休息，緊趕慢趕了一下午，其間只停下休息了兩次，在天色暗下來之前找到一處避風的山坳，拾柴生起火。

她趕了半天路，肚子早就餓得咕咕叫了，雲皎撿了兩塊石頭搭了個簡易土灶，把瓦罐架到火上，往瓦罐裡倒水，只將將淹過瓦罐底部一指，就一個水袋的水，不多，她得省著用。

抓兩把中午洗乾淨的婆婆丁放進去，不一會就熟了。

雲皎就著瓦罐折了兩根細樹枝剝去樹皮當筷子，揀婆婆丁吃。

沒有葷腥，肚子吃飽了也總覺得空落落的，雲皎拿出兩顆山泡兒吃了，壓下嘴裡苦味，藉著火光看腳底傷口。

歇了半天，腳底破皮處好受許多，可下午不停趕路，還沒長好的皮崩開，腳底又開始疼了。

雲皎用煮婆婆丁的水沖洗腳底傷處，坐在地上，腳搭在鞋面晾著。

雲皎打了個哈欠，往火堆裡添了兩根柴，火焰瞬間變大，雲皎抱著匕首開始打瞌睡。

迷迷糊糊間，她似乎聽到有東西奔跑的聲音，噠噠噠的，她睜開眼，噠噠噠的聲音更加明顯，似乎還有嘶鳴聲，雲皎才反應過來她不是在作夢。

是有人騎馬而來。

是追兵嗎？他們不是在女主快到達遼州時才追上嗎？為什麼會這麼快？

雲皎頓時瞌睡都嚇醒了，趕緊挑開火堆滅了火，將餘燼掃入草叢中，握緊匕首，帶著水袋，背著小布包，拿著木棍毅然決然躲入灌木之中。

白日裡雲皎都不敢往灌木叢裡走，裡頭指不定會有什麼毒蛇毒蟲，現在卻是無法，她躲在灌木後抓緊了匕首，又驚又懼。

馬蹄聲越發響亮，越來越近，沒有遠去的趨勢，似乎在附近停下，雲皎捂住嘴巴

以免自己控制不住發出聲音，抓著匕首的手止不住發顫。

月光不亮，從樹叢後看不清來人，只能隱隱約約看到一個黑色的高大身影，他似乎已經找準了她藏身的地方，正在靠近，越來越近。

雲皎咬緊牙關，顫著手拔出匕首，在人轉過來時猛地刺出。

「啊——」

手腕被鉗制，匕首噠啷落地，雲皎忍不住發出痛呼，淚水滾了出來，淚眼矇矓之下雲皎看清了來人的面容。

雲皎眨了眨眼，「是你？」

「是我。」蕭朔趕緊鬆開手，解釋道：「姑娘對不住，我戒備慣了，習慣性出手，姑娘有沒有傷著？」

雲皎轉了轉手腕，只是有點疼，「沒有。」

來人是蕭朔，不是追兵，雲皎稍稍放下心來，卻又沒完全放心，她咬了咬唇，「你為何會到這來，你不是在水井那休息養傷嗎？」

蕭朔退出灌木，不欲告訴她探路的死士已經追來，只是道：「傷口裂開了。」

所以就來找她？

雲皎撿起匕首也出了灌木，指著馬兒，「你怎麼會有匹馬？」

蕭朔看向油光水亮的馬兒，「……野馬吧，我吹幾聲馬哨牠就過來了。」

別以為她沒看見馬鞍和韁繩，野馬有這些才怪。

雲皎握著匕首，瞄了一眼蕭朔高大的身影，清楚看見他腰上有一把佩刀，雲皎胸腔裡的心臟怦怦打鼓，腦海裡閃過一個念頭。

他不會是賴上她了吧？

她要不願意，他會不會對她拔刀相向，恩將仇報？雲皎欲哭無淚。

蕭朔把雲皎扔到周邊草叢裡的柴撿回來，拿出從黑衣人身上搜出來的火摺子，生火。

雲皎立在一邊，手足無措。

蕭朔知道她怕自己，盡力釋放善意，「坐。」

雲皎點點頭，坐在蕭朔對面，小聲道：「你的傷……我重新給你處理一下吧。」

既然他是傷口裂開了才追上她，那她幫他處理好傷口，他就不會再跟著她了吧？

蕭朔頷首，他處理得粗糙，的確需要重新包紮，「多謝。」

雲皎認命地倒水煮婆婆丁，起身去找艾草。

蕭朔喊住她，「我這有傷藥。」

雲皎接過蕭朔遞來的傷藥，聞了聞味道，又用指尖沾了點在舌尖，人參、玄參、黃耆、龍骨、血餘……甚至還加了血竭，量雖不多，卻是生肌加速傷口癒合的猛藥！

藥效太猛，副作用也大，極其傷身，雲皎猶豫了一會，「你確定要用這藥？」

「用。」蕭朔道，語氣平淡，好似不是他用藥一般。

他要用便用吧，他傷早好早離開。雲皎等著婆婆丁煮好，用葉子裹著將瓦罐端下火，蕭朔已經解開衣裳，露出腰上的傷。

包紮的布條上滿是星星點點的血跡，雲皎拆開布條，傷口外翻，正往外滲血，傷口處還有凝結成塊的粉末。

他已經用過藥了！

雲皎擰乾布條沾水清理傷口，將藥粉洗落，抬頭便見蕭朔臉色慘白，額頭掛滿冷汗……只是用一次藥就已經讓他變得如此虛弱，若再用一次……她手裡拿著藥粉，下不去手。

罷了罷了，雲皎放下藥粉，起身去摘艾草，處理乾淨後加了些許藥粉在其中，中和藥性，給蕭朔包紮。

雲皎洗乾淨手，看著撈起來的婆婆丁，她是已經吃不下了，便問蕭朔，「你餓不餓，吃飯沒？」

蕭朔闔攏衣裳，扣緊腰封暗扣，「沒有。」

「來，婆婆丁，吃吧。」

蕭朔頓了下，「妳吃了嗎？」

她吃的就這些，他不能搶。

雲皎點頭，重新折了兩根細棍遞給蕭朔，見他不動，雲皎想到他是太子侍衛，不說山珍海味，大魚大肉肯定是不缺的，哪吃過白水煮野菜。

雲皎勸道：「這是不太好吃，但能填飽肚子，你多少吃點，吃飽了傷口才好恢復。」

「好。」

雲皎坐到一邊，捂著嘴打了兩個哈欠，明明睏極了卻不敢睡著。

雲皎抱著膝蓋，不時往火堆裡加一根柴，腦袋裡東想西想，就這麼折騰了大半夜才迷迷糊糊睡著了。

蕭朔一直在閉目養神，聽見她呼吸平穩後緩緩睜開眼，眼底閃過疑惑，她為何這麼怕他，他有那麼嚇人嗎？

第三章 帶著傷患上路去

太陽西斜，楚笙牽著馬拉著糧車走在前，車上是有五袋米麵、一個水缸、一個水桶、一筐鍋碗瓢盆、一筐大餅、一筐野菜，還有一個空筐，裡頭坐著一個約莫三歲的小女娃。

小女娃乖乖坐在籠筐裡不哭不鬧，黑葡萄一般圓溜溜的眼睛好奇地望著四周，她母親走在糧車旁，一手拄著棍子，一手扶著籠筐，以免不注意時籠筐摔在地上。糧車後是稀稀落落一群老弱婦孺，整隊人都身著囚衣，疲憊不堪，或拄著棍子或互相攙扶，行屍走肉一般跟在後面。

籠筐裡的小女娃兩隻小手扒拉在籠筐沿上，伸出手抓前面的背影，「姊姊……姊姊……」

楚笙回頭看了她一眼，將她手按回去，「扶好。」

小女娃趁機抓住楚笙的手指，笑瞇了眼。

走在糧車旁的婦人握住她的手，柔聲道：「小可乖，不要鬧姊姊。」

「咿呀！」

「聽話。」

「啊呀！」

「不聽話打屁股。」

「嚶嚶！」

楚笙心想，她的便宜娘真會威脅小孩。

「妙娘，太陽快落山了，我們停下休息吧，我娘走不動了。」一個體態圓潤的婦人快步往前走到林妙娘身邊，話雖是對林妙娘說的，眼睛卻看向楚笙。

林妙娘做不了主，詢問的目光看向楚笙，「阿笙？」

太陽雖往西斜了，但還有近一個時辰才天黑，楚笙道：「再走半個時辰。」

婦人看向楚笙，苦哈哈道：「阿笙，走了一天，大家都累了，就不必再走了吧。」

「是啊，妙娘妳勸勸她吧，都走一天了。」

「妳家小可坐著糧車不累，我可憐的兒走了一天，腳都要走斷了……」

楚笙目光看向她可憐的兒，八歲了，身量竄得猛，與他娘一般高，縮在他娘身後不敢與她對視，是夠可憐的。

「要走走，不願走就留下，我不強求。」楚笙拉上糧車繼續往前走。這麼多人，除了原主的母親和妹妹，她一個也不想多看顧。

林妙娘扶著籬筐，一邊往前走一邊回頭對那婦人道：「周夫人，妳快回去攬上老夫人吧。」

周夫人咬牙，近日來粗糙了許多的手握成拳，指甲嵌入掌心。

她本不用這般急著趕路受這些苦，都怪楚笙殺了官差，連累他們不得已跟著一起逃命趕路。

她出發前就買通了押送的官差，除了走得累了點，前路都沒受苦，官差想找樂子便找樂子吧，又沒找到楚笙那丫頭身上，她管那麼多做什麼，將官差都殺了。

周夫人心中憤憤，怨念頗多，但楚笙那日出手狠辣，一擊致命，接連殺死五十個官差，渾身浴血的殺神模樣還在腦中揮之不去，她不敢太過抱怨，怕和那賤蹄子一樣被楚笙分三個餅丟下。

又走了半個時辰，楚笙停下，爬上路邊矮山，環顧四周尋找晚上落腳的地方。

「前面有片枇杷林，今晚在那落腳。」楚笙從山上下來，牽上馬，帶動糧車。

「還要走啊……」

「好累啊，走不動了。」

「阿笙……」

楚笙轉身，眼中閃過寒意，目光掃過說話的人，幾個剛開了口的人都如鵠鵠一般。

「我從始至終只有一句話，願意走就走，不願意走就留下，我不強求。」楚笙視線掃過糧車後的所有人，平淡的目光卻令人膽寒，似乎她在看的並不是人，「但要一起走就少抱怨。」

「姊姊！要走！走！」小可伸出小手抓著楚笙衣角，用力扯了扯。

楚笙渾身冷意散盡，她也只有對著萬事不懂的小孩才有好臉色，捏了捏小可軟嘟嘟的手，她拉上糧車，「娘，走了。」

林妙娘看了眼眾人，沒說話，跟著女兒走了。

許怡就是那位險遭官差玷污被楚笙救下的女孩，她攏著母親，「娘，我們快跟上吧！」

她母親葉氏點了點頭，「好。」

母女倆快步跟上。

周夫人呸了一聲，她就沒見過這麼愛上趕著討好的人。

其餘人勉強跟上，周夫人咬牙跺腳，心中暗罵，帶著婆母追上去。

她婆母已年過六十，頭髮發白，腿腳也不行，被她拉得差點摔倒了，周夫人慢下腳步，落在後面，暗罵老太婆走得也忒慢了，盡耽擱時間。

蕭朔跟了上來，她用是甩不掉了。

雲皎打定主意要讓蕭朔的傷早日康復，這樣他們也可早日分道揚鑣，大路朝天，各走一邊。

翌日清晨天方亮，雲皎便拿起木棍和匕首往外走。

昨日婆婆丁煮完了，剩下的蕨菜今天不夠吃，她要去挖些野菜，至少要夠今天的量，順便……也找點補血益氣的藥給蕭朔煎服。

他失了那麼多血，臉色一直都是慘白的，他賴著她，她不可能停下等他的傷痊癒，可若是跟著她一起趕路，雲皎怕他在半道上就不行了。

地裡野菜很多，雲皎吃了幾頓婆婆丁，對綠油油的野菜沒了好感，她想找點其他吃的，至於婆婆丁……除非真找不到其他食物，不然她是不想吃了。

當歸、地黃、白芍、川芎等都可以補血，還能組成四物湯，是養血補虛的好藥，雲皎不求找到全部，找到一兩味就行。

雲皎一路走走停停，看到幾株植物與地黃相似，但仔細分辨後卻不是地黃。

各種中藥藥效不同，雖有相似藥效卻差了十萬八千里，如何搭配入藥也有講究，不是十分確定的藥材雲皎不敢採摘。

地黃沒找到，卻找到了一小片川芎，川芎翠綠，點綴著幾朵白色小花，散發濃烈的香氣，有些嗆鼻。

雲皎喜出望外，拔出匕首連著根莖挖出十幾株，川芎入藥的是根莖，根莖很發達，足有她拳頭大，截下來不方便帶回去，雲皎乾脆將分枝綁在一起提著。

太陽已經升起來了，雲皎折返回去。來時路上沒好東西，她沒走原路，而是往旁邊走了走，沒找到除野菜外的吃食她不甘心。

然而一路走回去，不是婆婆丁就是艾草，偶爾還有一點香椿，雲皎看得臉都綠了，最後採了點香椿，雖然都是野菜，但也可以換換口味不是，她只能這麼安慰自己。

草草解決一頓早飯，雲皎處理川芎，川芎外皮硬，要泡軟了才可以入藥，雲皎沒那麼多水又洗又泡，退而求其次將外皮都削掉，切片放入瓦罐裡，把蕭朔水袋裡的水倒進去，熬煮川芎水。

蕭朔在梳理馬鬃毛，雲皎看了幾眼，沒忍住好奇，湊了上去，從旁邊伸手摸了摸馬。

馬兒甩了甩尾巴，打了個響鼻，雲皎嚇一跳，往後退了兩步，再試探著伸手，就見蕭朔看著她，眼睛裡閃過笑意。

雲皎微惱，是嘲笑吧？

雲皎扭頭，回火堆旁看川芎熬煮的怎麼樣了。

瓦罐裡水已經滾燙，藥性也被逼了出來，雲皎抽出柴火，等川芎水變涼，讓蕭朔過來拿著水袋，將川芎水灌回去。

「川芎補血益氣，你多喝點。」

蕭朔頷首，就這麼喝了一口。

雲皎把火滅了，轉身就見蕭朔已經把川芎掛在馬上，站在馬兒身旁，似乎在等她。

雲皎端著瓦罐走近，蕭朔俐落翻身上馬，朝她伸出手。

她看著眼前的大手，又抬眼看蕭朔，蕭朔逆著光，晨光灑落在他身上，給他披上一層柔和的光暈，似乎變得無害。

蕭朔催促，「伸手，踩上腳蹬。」

雲皎握住蕭朔的手，如他所說踩上馬兒身側的腳蹬，被他輕輕一拉便跨坐在他身後，與他同乘一騎。

蕭朔扯了扯韁繩，「摟好，別摔下去。」

雲皎立即抱住他的腰，小心避開傷處，「摟、摟好了。」

蕭朔一夾馬腹，馬兒頓時竄了出去，早晨的風涼幽幽的，打在臉上格外疼，雲皎被吹得眼睛都睜不開了，摟著蕭朔腰手更緊了兩分。

速度太快了，還沒安全帶，她怕！

跑了一上午，馬兒要休息，人也要休息，雲皎踩著腳蹬，抓著蕭朔右手，小心翼翼費了老大的力才從馬背上下來，她踩在地上，腿軟得不得了，大腿也被馬鞍磨痛了，走路像螃蟹。

蕭朔翻身下馬，將馬兒拴在路邊吃草，跟沒事人一樣。

雲皎不由多看了他兩眼，「你傷沒事吧？」

「沒事。」

騎馬沒費力，雲皎不怎麼餓，想著要吃野菜更沒有胃口，抓出一把山泡兒來，給蕭朔分了一半，「這是山泡兒，酸酸甜甜的，你嘗嘗。」

蕭朔嘗了一顆，味道確實不錯，「好吃。」

雲皎吃完，「我到周圍走一走。」

蕭朔道：「我和妳一起。」

「不必，我自己去就行了，你傷還沒好，多休息。」

騎馬時他看了，四周沒什麼危險，蕭朔道：「好，妳別走遠了。」

雲皎應下，拿著木棍和匕首離開。

馬兒跑了一上午，他們已經走出很遠了，可路邊一直是灌木和密林，不知道多久才能走出這片地方。

恰好路邊有幾塊堆疊的巨石，雲皎把木棍靠在一邊，攀爬上去。

站得高看得遠，雲皎能看見土路蜿蜒向前，逐漸消失，翠綠繁茂的林子卻一眼望不見頭。

雲皎歎了口氣，正要下去，餘光瞥見星星點點般黃燦燦的顏色，雲皎定睛一看，是枇杷！

雲皎興奮不已，記下枇杷樹所在方位，才攀著石頭下去，步伐雖慢，但每一步都踩得很穩。

拿起木棍，雲皎折返回休息的地方，腳步都輕快了。

她出去不一會便折返，神情也高興極了，蕭朔問：「可是有何好事？」

雲皎眼睛彎彎，笑咪咪道：「我發現離這不遠有幾棵枇杷樹，已經掛果了！」她滿心惦記著枇杷，抱上瓦罐，「走，咱們去摘枇杷！」

蕭朔起身，「好。」

「我走過去，你帶上馬兒一起。」雲皎興致衝衝先行一步。

他去牽馬慢了一步，只瞧見雲皎雀躍的背影，蕭朔無奈，只得跟上她。

枇杷樹有十來棵，形成小片枇杷林，離路邊較遠，雲皎拿棍子敲打草叢探路，走向枇杷樹。

待走近時雲皎卻傻眼了，枇杷遠處看著多，走近了才發現樹上沒幾顆果子，矮處枝椏上一顆也沒有，只有高處樹頂上有幾顆。

就這幾顆，還有鳥兒不斷飛來啄食，真真是白高興一場！

雲皎咬牙，她就不信這個邪了，她不信這裡十幾棵枇杷樹，她連一個枇杷都吃不上！

她放下瓦罐，繞著每棵枇杷樹都走了一圈，一棵一棵的觀察，倒叫她找到一棵果子沒被摘完也沒被鳥兒啄食的枇杷樹。

樹上枇杷位置比較高，卻又藏在枝椏樹葉下，鳥兒沒發現。

雲皎爬上主枝幹用拐棍勾著，把枝椏拉下來。

枇杷近在眼前，可她雙手用力握著拐棍，稍一放鬆枝椏又會彈回去，根本摘不到。

蕭朔恰好到來，雲皎喊他，「蕭、蕭大哥，過來幫幫我。」

他身量高，雲皎拉下枝椏，他抬手就能摘到，兩人配合，很快就摘了二十幾顆枇杷。

雲皎仰著頭，仔細找了又找，除了還沒熟的，已經沒有漏網之魚。

揉了揉仰久了發酸的脖子，雲皎抱著枝幹要下去，蕭朔伸來右手，五指虛握向下扣，雲皎一頓，扶著他小臂跳下枝幹，道了聲謝。

雲皎迫不及待拿起一顆大枇杷，剝開外皮，遞給蕭朔，「嘗嘗。」

她那麼想吃枇杷，為何第一顆卻給他？蕭朔深深看了她一眼，接過她遞來的枇杷。

枇杷水潤，縈繞著淡淡果香，蕭朔一口咬下，酸得一激靈，臉都僵了。

這枇杷也太酸了吧！

雲皎滿眼期待，「好不好吃？」

蕭朔艱難嚥下，違心道：「……好吃。」

雲皎眼睛一亮，「酸的甜的？」

一瞬間，蕭朔好像明白了什麼，他笑了笑，「甜的。」

雲皎剝開一個，放心大膽一口咬下，瞬間扭頭吐了出來，酸得五官扭曲，不可置信地瞪向蕭朔。

這就是他說的甜？雲皎幽怨的眼神刀子似的，一下又一下刮過蕭朔。

蕭朔偏偏一本正經問她，「甜不甜？」

雲皎咬牙切齒，可她牙酸得做不到，她怎麼早沒發現，蕭朔蔫壞蔫壞的。

「甜，可太甜了！」雲皎皮笑肉不笑，往蕭朔手裡塞了好些個，「你多吃幾個。」

蕭朔捧著枇杷，看著雲皎氣鼓鼓的模樣，既無奈又好笑，分明是她先作弄他，怎麼還生氣了。

看著手裡一堆酸倒牙的枇杷，蕭朔失笑，他現在算是明白了什麼叫拿起石頭砸自己腳。

雲皎蹲在地上數枇杷，即使它酸得難以下嚥，雲皎也捨不得丟了。

且不說這是她費力摘的，就說路上吃食短缺，好不容易有個能換換口味的果子，她怎麼可能丟。

有了心理準備，雲皎小口小口把手裡剩下半個枇杷吃完，雖然酸卻汁水充裕，還算好吃。

不過雲皎不敢多吃，她怕酸倒牙。

雲皎把枇杷裝好，「我們就在這再休息一會吧。」

蕭朔無可無不可。

春日裡最不缺的就是野菜，地裡野菜多，不僅有婆婆丁，還有苦菜馬齒莧折耳根等等。

雲皎不嫌吃的多，即使是野菜也一樣。

折耳根根部埋在地下，挖出來要洗乾淨浪費水，雲皎便沒挖，其他幾樣她都摘了許多，專挑水嫩翠綠的尖兒摘。

雲皎蹲著摘野菜，蕭朔閒著無事在周圍走動一圈，適當活動身體，也能促進傷口更快恢復。

「剛才我在周圍查看了一圈，此處有一批人停留的痕跡，應該是昨晚，約莫三十五人在這休整。」

雲皎曾說過，她同行的隊伍在前面等她，在這休息的應當就是那批人。

「你怎麼看出來有三十五人？」雲皎抓住重點。

枇杷被摘了，肯定有人停留過，蕭大哥能看出來並不奇怪，但他是怎麼估算出來有三十五人？

原主和女主分道揚鑣後，女主一行共計三十六人，蕭朔雖未說對但也差不離。

蕭朔指向被壓塌的草，清理過後成堆的平整石頭，新鮮的柴火燒過後泥土的痕跡。痕跡雖細微，但也能瞧出來，「妳且看石塊和被壓塌的草。」

雲皎順著他指的方向看去，仔細看了又看，草是草，石頭是石頭，根本看不出什麼名堂，她眨眨眼，迷茫地望向蕭朔。

他該不會在糊弄她吧，三十五人其實是他隨口一說？

蕭朔看著雲皎漸漸從迷茫轉向懷疑的眼神，有心解釋的更清楚卻不知道怎麼說。他從軍多年，帶兵打仗多了，看過周圍環境自然而然就能分析出此處是否有人停留，何時停留，停留多久，抑或此處是否在設伏，在何方位設伏，但要他說個一二三出來卻是在為難他。

雲皎懷疑，「你不會在糊弄我吧？」

蕭朔道：「我沒有。」

「我知道，我信。」

雲皎立即表達了自己的信任，可在蕭朔聽來卻不太對味兒。她是真的相信嗎？他怎麼不覺得。

蕭朔一直在琢磨怎麼和雲皎說，馬兒都吃飽了草要出發了他仍在想。

過猶不及，雲皎不逗他，「你別想了，我信你說的是真的。他們一行三十六人，你估算的很準，我就是疑惑你是怎麼看出來的。」順便報騙她吃酸枇杷的仇！

蕭朔此時哪還不明白雲皎是故意的，有心想教訓她，可看著她笑瞞了眼，像隻偷了腥的貓兒，這想法旋即煙消雲散。

他猜想不錯，原來真是三十六人。

有一人很謹慎，幾乎沒落下痕跡，他說的三十五也是因拿不准是否有這麼一個人。

官道上，幾匹駿馬奔馳而過，揚起一片塵土。

「吁——」

為首之人扯住韁繩，馬兒人立而起，抬起前蹄，打了個響鼻。

前面有一口水井，有人經過必定會在此休息，沈大鷹眼審視四周，若有人在此停留必然會留下痕跡。

「四散查探。」

沈大下令，同行之人四下散開，尋找遺留的蛛絲馬跡。

「老大，這邊有火燒過。」

「這裡埋著內臟，已經腐爛。」

「艾草被採。」

「婆婆丁被採。」

沈大一看過，眉頭緊皺，痕跡太少，不似三十幾人留下的。沈十三分明說他們三十幾人是一同逃命，不曾分開。

難道還有其他人……

「老大！是十三！」檢查樹叢後的人喊了一聲。

沈大快步轉入樹叢之後。

沈十三躺在地上，已面目全非，太陽穴一處血洞，身上遭蟲蟻咬噬，有些地方已露出白骨。

沈大攥緊了拳頭，臉色陰沉。

是誰，誰殺了十三？

他要他償命！

沈大點了一人當斥候，「你，前去探路，若有發現速速回稟。」

「是。」

沈大又點了一人，「你，回去給主子傳信。」

「是！」

「其餘人原地休整一刻。」

沈大走近水井，打起一桶水，解下後腰水袋灌滿。

一刻很快便過，沈大上馬，打了個向前的手勢，「出發！」

Crescent